



yi ge nong min zai cheng li

# 一个农民在城里

刘德良◎著



华夏出版社

# 一个农民在城里

*yi ge nong min zai cheng li*



刘德良 / 著

*liu de liang zhu*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学海文汇/郑长春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华夏文丛·诗文卷)

· ISBN7-80142-154-X

I.学… II.诗歌-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2593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850×1168mm 32 开本 5 印张 120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5 元

单行本分号: ISBN7-80142-154-X/1.587

## 目

## 录

- 1 我在楼道口看到了一株水稻
- 5 一个农民在城里
- 8 父亲与粮食
- 12 我在城里见到了许多农民
- 15 一只在阳台上走来走去的鸡
- 18 想找一个城里的女人做老婆
- 25 牛殇
- 28 在一栋二十五层的大楼上站了十五分钟
- 33 父亲和母亲的爱情
- 37 到城外去看玉米
- 39 一首歌让我想起了老家
- 42 我在一户城里人家见到了一小块菜园
- 45 一位城里的小姐
- 50 五爷
- 54 在城市里很难看到几颗星星
- 57 那边又要盖楼了
- 59 一对乡下父女
- 62 母亲的麦田
- 65 城市里的夜晚
- 67 父亲与一棵树

- 70 在楼顶上眺望落日
- 73 母爱是一条绵长的河流
- 76 收破烂的小伙子
- 79 一个城里人死了
- 82 小站上的老人
- 85 与小姐为邻
- 89 城市里的狗
- 92 进城
- 95 求职
- 99 那个小偷是城里人
- 102 又一位农民被送回去了
- 104 我在一家大排档里吃了一碗葱花汤面
- 108 坐轮椅的弟弟
- 112 张老师
- 114 在卡拉 OK 厅唱歌
- 117 荔枝姐姐
- 122 我救了一只鸡
- 125 一位穿着农民服装的城里人
- 128 我敲了一下这座城市里的一块砖
- 131 一个爱占小便宜的城里人
- 134 看城里人打架
- 138 那个城里人下岗了

## 我在楼道口看到了一株水稻

那天，我在一座城市里闲逛时，竟然在一个楼道口那儿，发现了一株长得一点也不好看的水稻。或许是那儿的泥土太薄了，或许是阳光不太喜欢照它那儿，甚至是连雨水也不怎么理睬它，再加上旁边的那一幢 17 层高的大楼又老是往一边挤压它，所以最后，它就长得歪歪斜斜的像是一个瘸子，颜色也黄得不像个样儿，如果不是遇上一位正儿八经的农民的话，谁也不会拿它当成一株水稻的。说心里话，我当了二十几年的农民，都觉得它太不像是一株水稻了。但是仔细看看，它确实又是水稻，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当时，我就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猜想和推测。

一是这个楼上可能住着一位早期的农民，他在进城之后，由于想念田野和庄稼，就在那个楼道口那儿种植了一株水稻。每天，他上下班路过那儿，都会觉得自己像是刚刚从田里回来一样，一种温馨之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会抚去他一天的劳累和烦闷。只是，这位进城的农民已经太不爱惜庄稼了，不然，他就不会让那一株水稻长成目前这个样子，因为那简直就是一个农民的耻辱。我甚至都在替那个人考虑了，你现在都已经不是一位农民了，你还管我们农民的事情干嘛呢，否则，你到头来弄得连城里人和农民都不喜欢你，你说那该有多么地得不偿失啊！第二种情形则可能是一位以前在这儿建造这座大楼的民工种下的。我想，他之所以种下一株水稻，一是因为思乡，二是因为好久没有种田

了，手有一点儿痒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位很会享受的农民。因为你想，他干活干得累了，就会走下来看一眼他种下的那一株水稻。他抽着烟，眼前就会浮现出一片一望无际的碧绿稻田，他甚至还可能会看到他年迈的父母以及他的妻儿。看来，以这种方式怀念自己的故乡也是非常不错的。你能说，这不是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农民吗？第三情形则可能是被一辆不负责任的花车误运到了这里。后来，一位花农发现了这个既不是花也不是草的家伙，就一扬手，把它扔到了那个楼道里。于是，这株水稻就像我一样远离了自己的故土，委曲求全地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下来了。尽管这株水稻长得非常的畸型和纤弱，但是，它又似乎不想放弃自己成长的权利，它甚至还总想着用它的那一片绿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还想大声地对每一位从它身边经过的人说：“你们睁大眼睛瞧瞧，我不是一棵小草，我是一株水稻，我是一株水稻啊！”但是，没有人理会它，人们匆匆地从它的身边走过，之后就进入了各自的房间，开始在那里说笑、吃饭、甚至做爱！本来，这株水稻就不应该指望那些城里人注意它的，因为是自己生长错了地方啊！

直到那天，当我神情慌张地出现在那个楼道口时，那株水稻才总算是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农民。我看得出来，她像是显得异常地兴奋，它甚至还有意地直了一下它的身子，以便能让我看到它那比较健康向上的样子。它不愿意让一位农民笑话和可怜它，因为它是一株真正的水稻啊！即便是它目前处境不佳，生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也不想在一位农民的面前表现出来。我见那株水稻在摇着身子一个劲地跟我打招呼，我就激动得不行。我赶紧走过去，蹲在它的身边，声音有些发颤地说：“稻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你现在长得有多瘦，你这个样子要是让俺爹看见了，他不难过死才怪呢！”我说：“稻啊，既然你今天遇到我了，那你就放心吧，从今往后，我会天天来这儿守着你的，直到

你结了穗为止。”说完，我就蹲在那株水稻的旁边哭了。因为只有我才知道，那株水稻现在该是多么的寂寞和孤独啊！本来，它是应该生长在土地里的啊，那儿有它的许许多多的兄弟，它们宠大而又壮观，它们一起生长，一起成熟，一起走进那一座座农家的粮仓里，与那些农民们一起体验着丰收的喜悦。然而现在，它却被囚禁在了这座城市，跟我这位农民一样，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和故土。

自从见到了那株水稻以后，我就天天跑过来看它，并尽量能使它长得再粗壮和挺拔一些。后来，我还为此去偷了一位菜农的一小袋化肥，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兄弟一般地照料着它。

也许是，我天天都在那个楼道口转来转去的不太像是一位正经人，所以有一天，那儿的一位楼道管理员就把我给拦住了。当时，我手里正抓着一把湿土，准备去培一下那株水稻呢。楼道管理员用一双十分锐利的眼睛盯着我说：“喂，你是干什么的？”因为当时，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了，所以，那位楼道管理员刚一说出这句话，我就想拔腿逃掉。但是谁知这时，那位楼道管理员却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臂。他说：“哪里走，你这个坏蛋！”

见逃脱不掉，我就小声地申辩道：“我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位农民。”

那位楼道管理员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农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一位城市人，你还以为你是谁啊！”他说，你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这个楼道口有株水稻，我想给它培一点儿土。

那位楼道管理员立刻就捂着嘴嘻嘻地笑了起来。他说：“你这个农民可真逗，你也不想想，这儿可是一座城市啊，城市里怎么可能会长出水稻来啊！”楼道管理员说：“我看你八成是出来得久了，想水稻想得都快有些发疯了，所以你才会将楼道口的一



棵野草当成了一株水稻！”

我说，不，它确实是一株水稻，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楼道管理员果然就跟着我去看了。我说：“你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一株水稻？！”

楼道管理员仔细观察了一下，神色就显得有些惊奇起来。他说：“这怎么可能呢，这儿怎么可能会长出了一株水稻呢？”他说，或许，这儿以前是一片稻田吧。

这时，我就发现楼道管理员的样子显得有一点儿伤感和恍惚，他声音有些颤抖地对我说，那你就忙吧，我不再打搅你了。

我望着楼道管理员渐渐远去的背影，就突然觉得他以前可能也是一位农民，不然，他怎么会对一株水稻流露出那样一种怜惜之情呢。

后来，在我的悉心照料下，那株水稻终于开始抽穗，并呈现出了金黄的颜色。

收割的前一天，我特地去商店里买来了一把镰刀。尽管我只须用手轻轻地一扯，就可以把那株水稻连根拔起了。但是，我却不这么想。因为那样，无疑是对水稻的一种亵渎和伤害啊！尽管，那只是一株水稻，一株长得并不怎么优良的水稻，但是做为农民的我，我也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地善待它啊！因为这不不仅仅是一种庄严的仪式，而且也是对水稻以及农民自身的一种尊重啊。那天，当我准备收割那一株水稻时，我就像收割无数的水稻一样，神情显得庄严而又虔诚。我小心翼翼地用镰刀割倒了那株水稻，把它捧在手里，喃喃地说：“稻啊，咱们还是回乡下去吧！这儿毕竟不是咱们的家，咱们离开这儿吧！”说完，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淌了下来。

## 一个农民在城里

我对我哥把我弄到城里来一直都心存不满。虽然，我知道这都是我爹的主意，我爹一连地给我哥写过了好几封信，封封信中都提到了让他把我弄到城里来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一直认为我爹不是一位好农民，不然，他就不会好端端地让我哥把我给弄到城里来了。那天，我本来正在一块玉米地里割草呢，我爹却硬是把我拽回了家。我爹说，你哥马上就要走了，你赶紧去换一件衣服跟着他到城里去吧。我说，我不去，我一个农民干嘛要到城里去，难道城里也有地让我种?!我爹说，你哥在城里给你找好了工作，从今往后，你就再也不用种地了，你难道还不高兴?我说，我为什么要高兴?我才不想进城呢。我爹说，小二，你看你怎么这么傻呢，你怎么连啥好啥孬都分不清了?

后来，我虽然答应了我爹还有我哥的要求，但是我也提出了一个让他们都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条件，那就是让我带着一把铁锨和一把镰刀进城。因为那两件东西都已经跟了我好几年的时间了，我跟它们早就产生了无比深厚的感情。我说，如果不让我带走它们，我就会非常地想它们的，再说，我以后还可能用得着它们呢。于是，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那一把铁锨和一把镰刀就一同跟我进了城。我不知道我们正在农村里干得好好的，干嘛非要跑到城市里来，难道城市里还有着更加适合我们的职业和工作吗。

进城以后，大哥给我联系了五、六家单位，我都主动地放弃

了。反正，我不会干到一个月，就会找一点儿岔子，然后再离开那儿。大哥见我实在不喜欢那些工作，他也拿我没有办法，于是，他就只好让我待在家里，帮着我大嫂拣拣菜和洗洗衣服什么的。后来，我终于在大哥的家里发现了一块用武之地。我说，哥，您家的阳台就那么闲着，还不如让我在那上面种上一些花草和蔬菜呢。大哥说，那怎么能行啊，有时，家里人想到阳台上去透透风和看一看星星也去不了了。我说，大哥，虽然你无法在阳台上看到那些星星了，但是每天，你一打开窗口，不是就能呼吸到更加新鲜的空气了吗？而且那些花香啊，蔬菜的味道啊什么的也会钻进你的鼻子，让你不出家门就能够感受到一种田园般的气息。有时，你想家了，只要是看一看那个阳台上种的各种花草和蔬菜，你就不会再想她了。有时，你还会觉得咱爹就站在那个阳台上呢。我哥说，听你说的这些话，你这哪里像是一位农民啊，简直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诗人了。大哥笑了笑，最终还是同意我将他们家的那个阳台改建成一块菜地了。为了能够弄到一些泥土，每天，我都会扛着我从老家带来的那把铁锹和提着一只篮子，在这座城市里转来转去，寻找着一个有泥或是有土的地方。但是，我一连转了五、六天，也没有找到一点儿土。每次，当我扛着一把铁锹，提着一只竹篮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人们都会停下来，十分好奇地看上我几眼，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农民老是在城市里转悠什么，他们觉得我应该去一个有水稻或是有玉米的地方，我手里拿着的那些家伙才有可能派得上用场，要不，我就是一位种地种疯了农民，所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扛起家伙就走。但是走了一段路之后，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而等到掉头时，却已经晚了。可以说，这个农民已经迷路了，而且迷得还不轻，他现在已经无法看到那些水稻和玉米了，他看到的只是一条条的马路和一幢幢的高楼。这个农民或许还会想，这个城市里长出的庄稼真他妈的高啊！

后来，我找的实在是有些不耐烦了，就走到一个花坛那儿，准备偷那儿的一点儿土回去。结果，我他妈的土没有偷成，反而还挨了一位城里人的揍。那位城里人说，你把这儿的土都偷走了，那这儿的花草又该怎么活啊！说着，他还朝我的身上揍了一拳。我心想，你他妈的打得真好啊，像我这种人哪里还配得上农民这个称号啊！因为我竟然忘了，那些土被我偷走之后，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如果说别人不懂得爱惜那些花草，那么，一个农民他也不懂得爱惜吗？

大哥见我为了找到一点儿土已经消瘦了许多，就有些不忍心了。于是，他就派了一辆车，让司机从百里之外的一个地方运来了一车粘土。那天，也是我跟着去的，因为只有我才最知道什么样的土质最好，什么样的土质最适合于种菜和种植花草了。

我们把那些土运来之后，就开始用竹篮一下一下地运到阳台上，然后将土块一一地砸碎，摊平，均匀地撒上了一层底肥，接着就是下种和种植了。

第一年，我在那块菜地里一共种了有七种蔬菜，比如大蒜，小葱，茄子，辣椒，西红柿什么的，同时，我还栽种了一些花草和几棵玉米。每天，我都像是在老家时那样，准时地起床，准时地地下地，按时给那些蔬菜和花草施肥、浇水和打药。为了显得我不是在阳台上干活，而是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晴天时，我还会故意地戴上一顶草帽，就像是一位真正的农民那样在田间里劳动。那时，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我仿佛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老家，并没有离开田野，我还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农民。

只是每次，当我面对着我的大哥时，我却又会突然地产生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那就是，我现在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位土地上的农民了，而是成了一位城市里的农民和我大哥一家人的农民了。

## 父亲与粮食

我的父亲是一位农民。而身为农民，父亲就必然会与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关于这一点，父亲早就已经用他的行动作出了最好的诠释。父亲对于粮食的热爱和敬重也常常会令我肃然起敬和为之动容。每一次，当我们路过田野，看到那些正在生长着的庄稼或是一些粮食的颗粒里，我们就会立刻联想到我们的父亲，联想到那位瘦弱但又无比坚韧的乡下老人。可以说，父亲是属于大地，属于粮食的。

记得在那个粮食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也是十分稀有和无比宝贵的年代，每一年的五月，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兄弟几人在方圆十几里的乡村田野里捡拾着那些遗落在麦田的麦穗和麦粒。由于捡荒的人太多，我们即便是全家出动，有时，一天下来也只能捡到一小碗又瘪又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贵如黄金的麦粒。每一次回来，我们全家人都会疲惫地坐在庭院里，轮流着看上一小会那一小碗土黄色的麦粒。我们知道，这些被我们辛辛苦苦捡来的少得可怜的一点儿粮食，也只有等到了过年时才能够吃到的。所以，我们对于五月的热爱和感恩就自然会胜过任何的季节了，因为正是五月才让我们感受到了粮食的非凡和可贵。尤其是后来，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对粮食的认识便更加深刻了。那天，父亲原是和我一起进城准备去卖掉一些地瓜以便换取一些年货的。后来，我们走到了县城的一条马路上，父亲就突然停在了那儿。当时，北风正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父亲瘦弱而又

矮小的身子在寒风中就像是一棵苍老的树，有些站立不稳。我十分困惑地望着我的父亲。我发现父亲正在缓慢地蹲下他的身子，用他的一双粗糙的手不停地捡拾着一些不知是被什么人掉落在柏油路面上的麦粒。看上去，那些麦粒都显得脏兮兮的，有的还因为车子轮胎的多次辗轧而镶嵌进了泥土里。不得已，父亲就跪了下来，十分吃力地用手一下一下抠着那些已经陷进了路面的麦粒。父亲甚至全然不顾周围那些怪异地看着他的目光。直到后来，地面上再也找不到一粒粮食了，父亲这才疲惫地直起了身子，并小心地将那些麦粒装进了他的内衣口袋里。于是，那些已被人遗忘了多日的麦粒便感受到了我父亲那大地一样博大的胸怀和一颗温暖的心。那时，我就想，粮食多像是父亲的兄弟啊！

后来，我们那儿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我的父亲也终于拥有了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土地。每天，父亲都会走进那片田野，伺候着那片娇嫩得像是一群孩子似的庄稼。父亲满足和快乐地生活着。后来，有一年，父亲在麦收之前就突然病倒了。由于要动手术，父亲就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但是每天，只要一有人从老家那边过来，父亲就要问人家地里现在怎样了。我知道，父亲因为不能回去，所以便十分地惦记着他的那一块麦田，尤其是惦记着麦田收成的好坏。有时，天哪怕是稍稍有一点儿阴，父亲也会催促着我们赶快回去。父亲说，这些天，你们就不要再来了，家里的那一块麦田不能没有人守着啊。我们说，爹，您就放心吧，我们家今年的小麦收成肯定会不错的。我们说，爹，您只管安心地养病就行了，其他的，您就不要再管了。父亲说，我怎么会不管呢，那可是咱们家一年的口粮啊！父亲说，粮食就是咱们的天，粮食就是咱们的兄弟啊，做为农民，你怎么可以怠慢它们呢。我们都点了点头，都觉得父亲说得很有道理，也觉得父亲实在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一位农民了。然而，我们这些农民的后代，我们这些自称是农民但却又很少种地的“伪农民”们，在面对父亲的那

些质朴的语言时，我们除了面露愧色和默默地向大地与粮食忏悔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后来，就在父亲即将动手术的那一天，他就吵着非要回去看一看他种的那一块麦田了。父亲说，他推算着这几天，小麦就要成熟了，他想回去看一看。父亲说，万一他过不了手术这一关，至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因为他毕竟看到了五月金黄色的原野和吮吸到了那醇厚、甘甜和浓郁的麦香啊！但是父亲的这一要求显然有些让我们为难，我们既理解一个热爱土地和庄稼的老父亲的心，同时也不能不顾及到他老人家的身体。因为在动手术之前，父亲任何的情绪波动都有可能影响到手术的成功，这也是医生们最为忌讳的一件事情。医生们告诫我们，现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病人是不能够擅自离开医院的。出于无奈，我们就只好跟父亲商量，希望能在不影响他动手术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他做为一位普通农民的一个最为朴素的愿望，因为父亲于原野和庄稼就如同士兵于枪，作家于笔一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好在父亲是通情达理的，父亲在我们一再的劝说之下就不再坚持了。父亲说，那好吧，你们就回去给我带几只麦穗来吧。于是，我和我姐、我弟还有我母亲就都一起回了家。我们径直去了我们家那块麦田。在那里，我们发现，除了我们家那块麦田以外，大多数人家的麦田都已经成熟了，有的田地中还传出了“嚓嚓嚓”的收割声。我知道，我们家的麦田之所以有些青绿，主要就是因为前些日父亲生病而少浇了一次水的原故。所以，在我和母亲还有我姐我弟遍地寻找那些金黄色的麦穗时，我们便都一无所获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将那些还没有成熟的麦穗拿给我们的父亲，因为那样，父亲肯定会生气的，父亲肯定会骂我们在糟蹋粮食的。后来，母亲就茫然地站在我们家的麦田里小声地哭了起来。再后来，我姐和我弟也哭了。我们就那样呆呆地站在炽热的阳光下面，在飘荡着麦香的麦田里，让泪水恣意地流淌。因为我们万

一带不回去那些成熟的麦穗，那我们又怎么能安慰我们的父亲，安慰那位视庄稼如生命的农民啊？！

但是就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许多善良而又憨厚的乡邻们都从他们各自的麦田里朝我们走过来了。他们的手里都捧着几只沉甸甸的麦穗，他们说：“快把它们带给你们的父亲吧，这是五月和大地献给你们父亲的一件最好的礼物！”说完，他们就将那一只只麦穗放在了我们张开着的手掌里。然后，他们就都默默地离开，回到了各自的麦田里。当时，一种浓郁、清新和洁净的麦子的芳香就沁入了我的心扉。我望着面前那金黄一片的麦田和那些善良而又纯朴的乡亲，突然，我就将头低下去，一边亲吻着那些饱满而又硕大的麦穗，一边就让泪水尽情地挥洒在了五月的大地上，我哭了，我的哭声使五月的天空变得湛蓝而又忧郁。我想，对于父亲而言，还有什么馈赠能比粮食来得更为重要呢。因为那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舍其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啊！于是，我就跪下来，虔诚地朝着五月，朝着天空，朝着大地，朝着庄稼，也朝着那些我的农民父亲们，深深地磕了一个响头。然后，我就和我姐我弟直接从麦田里飞奔着去了医院。我们将那些乡邻们赠送给我们的麦穗一一地放在了父亲的面前。父亲痴情地望着它们，就像是在望着自己的一帮久违的兄弟。父亲轻轻地用手摩挲着那些大地上的产物，突然就泪流满面起来。父亲说：“粮食，这是多么好的粮食啊！”父亲说，我不在，你们可千万要照顾好咱们家的那一块麦田啊！”我们说，爹，您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让一粒粮食遗失在地里的。说完，我们就都哭了，为父亲，更为那些圣洁的粮食。

粮食，我们那赖以生存和无法割舍的兄弟啊！



## 我在城里见到了许多农民

有时，我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就会碰到一两位或是更多的农民，他们甩开手臂走路的样子，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才刚刚吃过了中饭，正要下地去收拾一块麦子。但是事实上，他们走着走着就会突然拐进某一个建筑工地或是某一家机声隆隆的工厂里。他们放弃了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工地，来到了这座城市，但是，他们农民的本质却永远也不会改变的。有时，你只要是稍稍观察一下，你就会从那些人的衣着、肤色、口音和站立的姿势上判断出他们会不会是一个农民，因为一位真正的农民，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们的裤管里都会残留着一丝泥土的芳香和腥涩的，他们的手指上也会散发着一股青草的甘甜气息。这就像是一个人身上长的胎记一样，恐怕抹是抹不掉的。

然而，更多的时候则是，我正走着走着，猛然一抬头，就会看见一个脚手架上竟然站着了好几位农民。那几位农民都戴着统一配制的草帽，赤裸着上身，肤色显得黝黑而又富有光泽。他们的样子其实跟我的那些正在乡下种着庄稼的兄弟们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只是他们一个人的手里拿着的是一把镰刀，而另一个人的手里拿着的则是一把泥刀。如今，他们大概是种地种得有一些烦了，他们再也不想管那些小麦和高粱的事了，于是，他们就索性来到了城里，干起了那些与土地再也没有了任何关系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我还看见了五、六位年轻的农民，他们一人提